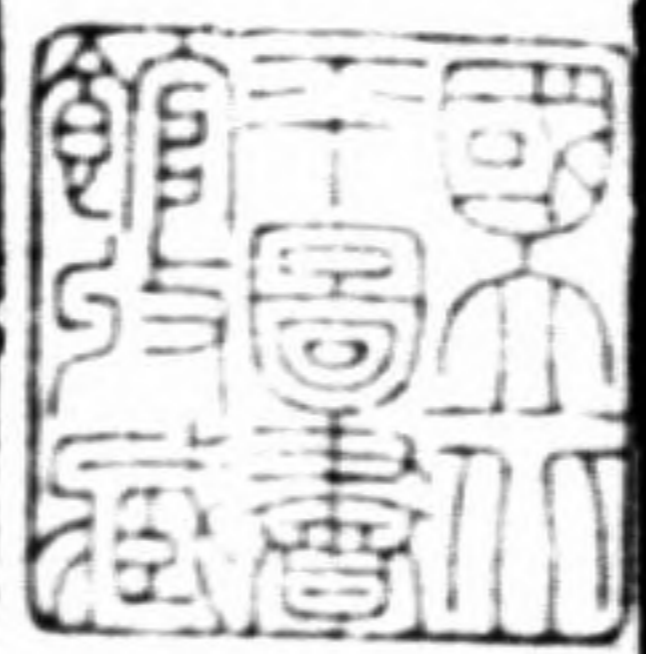




芝園集

雲間何三畏自叙



叙曰不佞束髮受經而迄于今  
猶然未謝制舉家言也于是迺  
稍又為詩賦亦稍又為古文詞  
積而歲年裒然成集夫集必有



叙所從來矣顧薦紳則托之乎  
名人以爲重而山林則托之乎  
鉅公以爲重藉令不腆之集而  
可托名人鉅公以重也則雖走  
使四方以乞一言之華袞奚不  
可乎而非也士一染指秣林而

仇拾青紫如芥則所謂詩賦古  
文詞者可以無煩墨卿其旣紆  
紫拖青亦復鎔今鑄古而寘力  
于兩京大曆之際以收海內之  
榮聲如北地信陽歷下婁江諸  
君子者又未易數又也余生也

晚即當諸君子時亦何能爲之  
執鞭也者且吾方欲從事制舉  
家言以畢其經生之技而詩魔  
文負又時出而崇之吾方欲從  
事詩賦古文詞以逸于經生之  
技之外而訓故俳偶之章又不

能唾之而去自惟世之兼才兩  
者無不各臻其極而不佞董又  
中才耳以中才而使之治制舉  
常不見其有餘轉而使之治詩  
賦治古文詞愈益見其不足不  
佞于其所未嘗有餘者亦既繆

攻之而操瑟于齊王之門則足  
于楚王之庭矣而于其所不足  
者復強顏而攻之毋迺賈笑大  
方之家也乎夫使至于賈笑而  
猶欲徼靈大方之家弁諸其首  
是襲腐鼠以爲璞而市之飾嫫

母以爲妍而售之也何以重也  
且托之名人詎公而未必其重  
固不若無所托者之未必輕也  
以故不復他請而自叙其集如  
此集有記有傳有序有論有策  
有書有啓有表有誌有祭文有

亥芝園集  
卷四  
雜著雜著有頌有讚有銘有疏  
有揭議有題跋又有賦有詩詩  
有樂府有古有排律有律有絕  
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集凡若  
千卷卷凡若干篇諸散逸者不  
能檢而汗漫者亦不復存也夫

自剖剝之業就而朽與不朽隨  
之其不朽者非剖之蘭臺石室  
則截之名山大川而其朽者則  
土蝕蠹殘而亦或以之覆甑夫  
余安敢望不朽矣若其覆甑而  
土蝕蠹殘之乎則恃有具眼在

萬曆丙申夏仲書于采芝亭



何士抑芝園集序

士抑於不佞夙有偏駁之好即  
不佞惟士抑敏不佞善病蚤  
衰士抑至然不廢揚摧強言  
詩而及雅言久而及理言政而及  
化士抑每慨然拊几曰文章者

芝園集序 雲間孫訥刻

刻之國集 序 壹  
鴻代之碩業也。系何以詹。小言  
謬為佶曲。而覬九鼎於貴人。丐八  
斗於才士。儼然灾梨。藉令余  
作春秋。矢不敢以極鳳而亂獲  
麟也。比不佞第心識之。以今士  
柳之詩。若文鱗然集矣。業自叙矣。

其言若券矣。顧不佞頓踣無稱  
非士抑所憖也。請廣其意以論  
同志。蓋嘗聞之詞賦。本乎作  
者。哀樂係乎時。者即前詰  
之。千古來雋之寸陰。士非意匠  
神工。何能腕脫智創。而竅天籟。

極人巧則時為之也。顧士少苦  
帖括，長判龍豬，抑塞者精耗  
于饑寒，通籍者毛束於吏事，一  
旦齒載而毫腐矣。寸陰不留，手  
古安在？姑無它論，即文稱子長  
詩稱少陵，而蠶室吊屈錦城，吟

秋悲哉！時已放，不佞獨以士抑之  
為有。遭士抑，青歲以制義行  
輒令洛紙如帛，通年更以其餘  
力游办業，發之詩文，俄而汗牛，俄  
而走蟲，逸者什之七，餒者什  
之三，亦復咄咄逼人，應接不暇。



文選園集 卷之四  
大都探激哲理氣完骨勁中先  
民之程至其情與才合興逐境  
生一揮千言適然自恣又若前  
無古人後無方軌者故收子長  
之博大而立其情念擅少陵  
之深秀而汰其窮愁蓋時使然

矣而士抑之不失時亡論息蹶屏  
劉銳精編摩即紛綸接構之頃耳  
聽目辨手披口答身營百饋心注  
千秋是以績文成綺積綺成園又  
日撥其餘畧招携二仲時而歌時  
而嘯黃鳥立白雲未無之而非是

者適其適矣非其至也士抑坦中  
健志動以節義相切劇語不合標  
岸然作色不能曲意偶物投其言  
多直已而陳德壹稟於律而意復  
之無復之是以至之至則衆竅悉  
喙鳴合穆乎元聲與處仲云不

意茲日復聞正始之音今海內讀  
士抑之久而饑渴其人奚啻處仲  
矣豈無天作之合人玉之成如埴如  
簫鼓吹大雅即單詞隸語並為  
狐腋鳳毛矧縑々若斯也者無煩  
續鳧斷鶴同證斯盟是稱千載一

時非苟為詡而已也昔李文耕以洛陽名園廢興為盛衰之符余則以士抑之園譔結為太平之響嗟之文之係乎時諒哉集成而士抑且在廬居中為時益暇即三墳二酉百家九流何啻承睫將益闢名

山秘檢如綠字丹甲汲冢覆釜之屬恚以貯之腹笥異日者出為國華鏗旬竹帛以茲嚆矢又世道之幸也鄙言且徼惠不朽即訾為附贅懸疣厚幸矣

友弟陸萬言謨



陸萬里書



刺芝園集序

子休馬蹄胠篋從漆園長卿游  
獵上林從文園鄒陽枚叔馳騁  
詞賦從兔園園固能為風騷佐  
哉洵以其寥廓踈儻甚齷齪淄  
垢乎陶元亮曰園林無俗情領

之矣夫文生於情情亦能生文  
情不俗其文必蕭灑可采也園  
也者以逃俗而生文歟俗子握  
籌鉅萬孳孳倉帑無暇園為也  
投之以文目眦裂矣脫有能為  
園者亦僅喜危簷畫棟川嶺蜿

蜒號於國曰奇終其身有園無  
園也又惡能文是故惟文人也  
始能園惟文人之有園也斯益  
能文此味也難言也吾友何孝  
廉士抑丈有之士抑方舞象時  
輒腹笥心匠為文峯突波湧名

刻之園集 餘 頁  
隆隆碎人齒齧不佞擔簦燕趙  
齊魯楚越間所遇賢豪長者靡  
不口何子士抑盛年掄魁北闕  
下躑躅南宮登而復蹶者再歸  
廼誅茅挿槿為園於城中之東  
隅亡何芝艸出者九莖爛然五

色此文章象也遂名其園曰芝  
廣庭鉅浸不減習氏陶籬蔣徑  
蒼蔚青森且也顏其堂曰觀濠  
館曰歌風齋曰漱六深情寄遠  
士抑之所以為園乃其所以為  
文也於是日徜徉其中醖酣丘

亥芝園集 余  
墳頽仰秦漢松篁助韻魚鳥會  
心問之家人生產事等之乎蠃  
壤空壘以故清虛日來才情軒  
軒久之文若詩成集焉不佞蠖  
蠖僮父猥以垂齧夙契備雙魯  
魚部洗馬雖不知音乎猶稱善

也殆若游雷震空林木答響乎  
若呂梁噴沫瞿塘激湍乎若矯  
饑鷹於霄走神駿於坂而鳥獸  
辟易乎若立於沃焦崦嵫之巔  
乾坤一睫俱盡乎若掇胡繩揭  
車馥郁襲人襟袖乎蓋士抑方

寸爽朗不繞指詭隨胸中亦無  
城府荆棘其擄滌矢音逞逞肖  
其人無險巖頽靡之色集即以  
芝園名爰付梨棗當有序士抑  
結納徧天下一時王公貴人詎  
乏曹丘廼歎太息曰丈夫願自

豎何如耳子長為文不縣之市  
朝而歲之名山大川左太冲賦  
三都幾覆酒甕藉皇甫士安始  
貴長安紙兩人甲乙至今炳也  
遂自叙已志復徵不佞述所未  
竟夫不貸鼎於縉紳融顯區區



謀諸布衣窮交揚摧環堵之際  
而聲施海內鏡此以闕士抑何  
如人哉居恒高懷勁節薄鄒枚  
不為髣髴蒙叟耻受知於狗監  
方且挾洛陽廣川之筴奏對螭  
頭九苞健翻凌六龍而上之將

兩儀以為圃五岳以為阜四渤  
以為沼其文若詩千秋以為基  
奚可令鷄林國人見也咄咄塊  
處一園何足以盡何子

社友張重華虞侯謨并書



何先生芝園集序

吾師首舞象時即已名噪海內海  
內束錦結珮而禮于先生之門者  
屢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想  
慕以爲儼然唐舊尊宿也。比典謁  
試出就客神觀律如握麈尾而屑

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百王公大  
心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  
重而吾師第委蛇以謝不效羞與  
噉名者其熠燿而爭鬪觸之角惟  
高臥名園洗竹灌花上以典誦侍  
所尊心而下飭其餘以與二三同

調爲清夜游墨琴酒鎗淋漓于后  
猿苔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  
崑歌清咏援筆子言處往實歸明  
月在袖則絃集可考也蓋吾師之  
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  
可以懸國門遠可以崑洛陽之價

而乃欲實之帳中副之后室以自  
扃其藏孺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秋  
讀之儵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  
然其寒陰松影之希席也決然而  
奔者吳龍門之激也俄然而巒肩  
其屢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未鷺

之擘帶于朝霞之末也縱橫出沒  
如顛史之酌草永明之說禪而公  
子之輒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  
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子翬有慧心  
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  
之筆端而惟吾後有出川龍會從

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日鉛名公  
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身故能翕  
張宏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譚退而  
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  
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果氣百  
折而不為弱湍百鍊而不為繞指

又往于臺楮見之此非獸足以  
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  
學蓋其性然也儒之操筆于吾師  
之門墻者年矣蠹游蠹測未悉窺  
積寶之淵今幸屬校次乃得少嘗  
一齋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

刻芝園集序  
二曰過某坐之麓則啟函以視既  
發影研之穴者以百數于是殆大  
悔返而受業今孺于此術類是矣  
然則沒身不怠以瞠乎其步趨者  
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為之序  
門人陳繼孺撰晚輩孫孟芳書

芝園集

校閱姓氏

陳永年從訓

京口人

茅 溱平仲

京口人

李寧儉惟禮

秣陵人

鄧文明泰素

南昌人

陳禹謨錫玄

海虞人

黃景峨仲高

四明人

方承郁伯文

莆田人

倪 鉅偉長

海虞人

盧 勳欽甫

黃岡人

田居中公雨

晉江人

許 賓觀甫

新安人

項桂芳明父

槁李人

嚴 澤道普

海虞人

郝大年季雅

秀州人

薛胤龍雲卿

海虞人

包 衡彥平

槁李人

朱朝貞孟元已下俱里人

陸萬言君策

張重華虞侯

宋 資元甫

李紹箕茂承

馮大受咸甫

唐有家元升

張齊顏伯復

楊忠裕長世

沈紹文孺休

張嘉遇清臣

孫孟芳世聲

陳繼儒仲醇

尹是衡公權

季如斗文仲

季應麟于郊

陳于廷幼卿

季應薦仲舉

季恭麟子開



芝園集總目錄

金集第一冊

卷之一

賦

計四首

卷之二

樂府

計六十首

卷之三

四言古詩

計四十首

石集第二冊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計三十三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計五十一首

卷之六

五言排律 計十三首

卷之七

七言排律 計八首

卷之八

五言律詩 計九十一首

絲集第三冊

卷之九

七言律詩上計一百十首

卷之十

七言律詩下計一百八首

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計三十首

六言絕句

計十一首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計五十六首

竹集第四冊

卷之十三

序上

計二十四首

卷之十四

序下

計二十一首

匏集第五冊

卷之十五

記

計十一首

卷之十六

傳

計九首

卷之十七

策

計五道

卷之十八

表

計四道

土集第六冊

卷之十九

論

計十七首

卷之二十

啓

計二十三首

革集第七冊

卷之二十一

書上

計四十六首

卷之二十二

書下

計四十一首

木集第八冊

卷之二十三

祭文

計二十七首

卷之二十四

誌

計三首

卷之二十五

雜著

計七十六首

已上集凡八冊摠二十五卷

引凡十二篇

芝園集總目錄完

賦引

何子曰聞之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又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故鄭莊之賦大隧士為之賦狐裘扞韻結言矢口而出斯固別詩之原始夫亦命賦之厥初矣迨乎靈均倡響漢魏揚芬而其後遂致漁獵攬撫闕衍侈肆險字怪句誇多競靡如荀抽隱語宋發巧談上林子虛窮竒于聲

何三打之園集 賦  
貌甘泉羽獵極詭于情詞平子二京之篇  
研十年而始就太冲三都之作鍊一紀而  
後成即足稱鋪采之工毋乃非登高之旨  
歟彼夫假象過宏則與類相遠遣辭過壯  
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乖擣滌  
過葩則與情相悖馬遷割長卿之浮說楊  
雲疾辭人之麗淫者以此若子山之枯樹  
興公之天台仲宣之登樓士衡之歎逝雖

比之古賦似薄似踈乃其才自然而至庶  
幾善言者乎余不文何敢上擬作者而賦  
之成也一得之闕園一得之伏枕一得之  
據案一得之汎舟慚倚馬之高名乃移晷  
而輒具笑雕虫之小技雖壯夫而亦爲蓋  
亡當于瑰偉第自舒其性靈云耳是爲賦  
草題辭

詩引

何子曰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情性也三百之義摠歸無邪則持之訓符焉今之治詩者其何李諸家耶其唐耶抑兩漢魏晉耶如曰何李諸家矣曰唐曰兩漢魏晉矣而未嘗源風源雅醞釀于三百五篇則其于詭譎謬悠之語習之愈親而于溫柔敦厚之章去之益遠無論不能升蘇李曹謝

之堂入李杜岑王之室而于近世風騷之  
宗匠亦復不能坐而窺其藩籬且兩漢魏  
晉及唐以及何李諸家之詩具在可按而  
讀也豈嘗爲是怪怪竒竒不可致詰之語  
而治詩者何以然也吾請言詩之說詩以  
三百爲宗三百率以四言爲體而亦間有  
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三言者振振鷺鷺于  
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鼠無角何以穿

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戒姑酌彼金罍之  
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  
也漢初韋孟首唱四言至武皇帝作柏梁  
臺始詔群臣能爲七言者上坐而宋之都  
亭梁之清署聯句效之若五言古則冠冕  
于枚叔而騰踴于建安近體則大曆盛矣  
乃樂府之音亦創自漢武延年以曼聲協  
律朱馬以騷體製歌而魏祖晉代因之亦



有三言四言五言六七言之體其衆引新  
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情或詠祖宗而克庭  
萬彼夫滔蕩哀急之聲蓋韶夏之鄭曲也  
故雅詠溫恭則魚睨而卧伏竒辭艷佚則  
雀躍而拊髀詩歌之敝實斯之階耳昔陳  
思稱延年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而劉  
子政品文亦云詩與歌別旨哉言乎余非  
能詩亦非知詩者聊述之以俟博雅君子

評焉即有豪宕其才縱轡而騁節者恐亦  
不能姑舍三百而別爭一句之竒儷片字  
之采也若余之詩更益無足比數獨以幼  
受章句已畧唵噦于四始六義之間而長  
習稅文亦無失墜于二雅十三風之外故  
雖未能仰追名流而亦不至竄入惡道如  
以爲糠粃瓦礫而簞之揚之沙之汰之非  
所敢知也是爲詩草題辭

序引

何子曰漢儒孔安國云序者所以序作者  
之意也魏陳思之所稱高山浮雲秋蓬春  
葩梁昭明之所謂陶匏入耳黼黻悅目者  
其論之也蓋詳故夫序之作也佩實銜華  
體經酌緯或詮品前脩之軌或褒揚當世  
之才或點綴時序之懷或雍容豆觴之感  
內義脉注外文綺交如宋畫吳冶刻形鏤

法燦乎可睹矣故若班固之序戴侯陸機  
之序豪士王融之序曲水徐陵之序玉臺  
江惣之序陶貞白庾信之序趙國公張說  
之序薛王池王勃之序滕王閣駱義烏之  
序益府叅軍陳子昂之序吉州司戶王維  
之序朝監鄭五李白之序衡嶽桃園諸如  
此類雖詳畧不同然皆逸才以爽迅精思  
以纖密其軒翥才子之列而奮飛詞家之

前豈無謂哉余不揣時授簡而請書輒援  
毫而漫應耿介于程器怊悵于知音綢繆  
于述情悽惋于送別即未能按轡文史之  
場庶幾聯字合趣以示折衷云爾夫文誠  
有式序亦宜然密會者以得意為新尚詭  
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出奇而入正  
新銳之學則戒正而炫竒嗚呼此非大雅  
之士固未易與言也是為序草題辭

記引

何子曰記者紀也紀時紀事而舉其眺覽  
之始終廢興之顛末援筆而直書者也故  
日記則筆而非言也蓋有揮毫而散珠送  
懷于千載之上動墨而橫錦收勝于萬里  
之遙者其皆托之記乎記以明覈為能不  
以傳會為美以結構為上不以深隱為工  
古之作者身歷遨遊而志趣繁其關鍵物

沿耳目而精神管其樞機涉林泉則興溢于林泉觀山海則情滿于山海聞政事沿革則致窮于沿革然後圖形寫貌引義屬詞光采煒煒而欲飛聲華煒煒其將動矣何者意翻空而易竒記徵實而難巧也若陸賈鄒枚曹劉崔傳盧駱王楊之輩雖文之短鉅思之遲疾不同然皆窺玄象而運斤循真詮而搦翰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

後世風雲之士漫割膏腴漁獵之夫倩施粉黛是以撰記雖工而不無舞筆弄文之病使讀者不能令其時其事之梗槩宛在目前盖多為游辭所埋浮意所掩非厭其難窮則恨其未易曉也余生也鄙且賤非有名山巨川之游又無異典鴻裁之屬而聊以隨時眺覽輒對景以抽黃按事廢興或臨池而塞白觀者毋噴飭焉是為記草

何士打之國集  
言序  
題辭

傳引

何子曰傳者轉也闡潛德之幽光表而揚之以轉授其後使爲可傳也故傳必抽裂帛檢殘竹按寔而書將覈其人必徵傳焉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立傳人始區詳而易爲覽矣後世詮評者非不代有而褒貶互出偏駁不倫勲庸之家雖鄙夫而夸飾貧賤之士即令德而姍媿彼以意寒

何士於之園集 傳  
暑其筆端而矯誣乃爾足稱信史乎其不  
佞無風世之責而有風世之心輒以耳目  
所覩聞胸臆所欣慕而時俗所未必知者  
輒爲之立傳如左令巖穴枯槁之夫有雨  
露之潤閨閣靜貞之子沾華袞之榮負才  
輒軻鬱鬱不得志之人而蒙金石之譽所  
謂騰其姓氏懸諸日月者其或在斯乎其  
或在斯乎請以貢之觀風者而備太史氏

之採擇是爲傳草題辭

策引

何子曰夫應詔而陳詞者對策也揆事而  
獻說者射策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  
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之高下也射策者  
設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署甲乙之科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也自古造士選賢之路莫要于斯矣是故  
晁錯按驗于今古仲舒祖述于春秋公孫



擢拔于智術杜欽宣暢于事辭魯平登庸  
于儒雅此漢五家皆策之範也今世之策  
蓋略倣古意而為之者其鋪叙有對之條  
其揣摩有射之旨焉如郊祀洞禮戎事習  
兵佃穀明農斷訟諳律或採故實于前代  
或觀通變于當今然後標以精義屬以宏  
摹言不務靡事不虛設斯庶幾乎若練治  
而寡文工文而踈治雖和墨舞筆將焉用

之余也天人之略尚未發藻于臨軒乃咫尺之書亦聊成篇于應制耳是為策草題辭